

粵

清

西

汪

叢

森

載

編

第

二

冊

局

進

校

步

印

書

粵西叢載卷五

清 汪森編

賈雍

漢賈雍蒼梧人。武帝時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神記

任延

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無敵對匹。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遺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東漢書

陳長孫經術

漢永平間。陳元長孫。以布衣伏闕。疏稱范升等所駁左氏義。皆斷截小文。黷微辭。挾瑕摘釁。掩其弘美。請復立左氏學。上從之。元厭難將軍欽之子。欽治左氏。與劉歆。

同時而各自為家三輔決錄謂左氏春秋遠在蒼梧蓋指欽也元繼其業元荒陬素士能用經術崛起與東觀諸儒頡頏諸名宿不能屈漢世表章經學網羅道廣野無伏賢殊令人可想也元子堅卿亦以左氏顯

西事

鬱林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績為鬱林太守泛海而歸惟一空舟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鎮之至吳棄於婁門之野埋沒土中已為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謠曰此鬱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聞有代巡樊柱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其楣曰廉石建亭覆之

侯甸西
樵野紀

陸績鬱林石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輦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吳匏菴為之記又甫里白蓮寺亦有石名鬱林者尚在鬱林象江二守俱清德然象江鮮聞而鬱林之名更著亦嗜好者之為累也

西事

士燮

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

晉興寧中。太原溫放之為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墮馬而卒。

劉敬叔異苑

陶璜

陶璜為九真守。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十數丈。大十圍。款款能動。割其肉如豬肪。以為臠。甚香美。璜自食之。於是三軍皆食。嶠南墳記下同

陶璜常晝卧。見一女子枕其臂。欲投之用爪搦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夫延年賦此。蓋有為也。徐美之不悅延年。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為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為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

王楙野客叢書

褚遂良

國初中。書褚遂良事。太宗。歷官中書令。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遂良極諫。以為不可。

由是忤旨。貶潭州。顯慶二年。又貶桂州。今開元寺舍利塔前。有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其西觀音寺。有井。鄰人李氏。暑月以熟餘羊腴置之。震雷暴作。挈肉於道。烟氣薰灼。蟲蟻不附。今狐綯撰有震井紀。敘述其事。風土記

柳宗元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趙麟因話錄

呂衡州溫善謔。子厚在柳州。溫謔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

柳拂天。柳州有種柳戲題詩。蓋追憶衡州戲語而作也。

嶠南瑣記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

此事。

許顯彥周詩話

柳子厚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并樂章以志民思也。宋蘇長公為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圯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文。許再

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州之蹟。昌黎之文。蘇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冥冥地下哉。

劉焜筆談

永樂間。總戎大將軍韓公駐節柳州。夜夢一人幘頭來謁。覺而問之。有答者曰。此柳侯之神也。公一日親覽羅池廟。見其木朽瓦落。垣頽壁壞。乃捐資命工重修。

通志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怪嫚客死當是伊。伊文態未洗盡耳。

弇洲稿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為副使。故事。副車上任。具橐鞬通謝。又數日。于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聞婦女于看棚聚觀。意甚恥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乃止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衛士送衛司梟首。時有衛校水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誼譟。又聞命衛司斬副使。不知其事。憂及于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遞使問之。水蘭具啟。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衛院。無

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尅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水蘭牧于宜州以酬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强悍激訐。為人所畏。又嘗為容州部內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亦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意□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本事詩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深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通志

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杖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事文類聚

又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砮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嶠南續記

徐晦

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徐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無乃為

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李夷簡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唐書

李渤

長慶中。李給事渤。字濬之。除桂林表吳武陵為倖。故事。副車上任。具囊韉通謝。又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致詞云。奉約同遊山水。奈何以紅帛繫予首。仍命婦女於看棚聚觀相恥。涉濬之弟也。為作隱山六洞銘者。又有喜弟淑。再至桂林。長歌凡五

百言。

風土記

程昇

程昇為柳州司馬。精於吏治。身歿家無留貲。世重其廉。一統志

曹唐

曹唐初為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體幹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晤。竊恐壯水牛。亦將不勝其載。嶠南瑣記

陳懷卿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爛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現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消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朝野僉載

象江太守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癰癭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瘡。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李商隱集

哭劉蕡詩

劉蕡。字去華。常對策。極言宦官之禍。宦人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於柳。李商隱時依桂管觀察鄭亞府為判官。哭以詩云。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聞。又曰。已為秦逐客。更作楚冤魂。其詞悲切之至。

西事耳

唐武宗

帝自幼稚。不喜釋氏。會昌元年正月即位。七月。桂州馬生三足駒。至秋九月。召道士

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仙玄壇。親受法籙。左拾遺王哲諫云。王業之初。不宜崇信太過。帝不納。僧念常佛祖通載

楊遠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遠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邪。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邪曰。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還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孫光憲北夢瑣言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生於桂州。小字桂兒。後官至將相。北夢瑣言

李邵

唐李邵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子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感定錄

蘇日朝

蘇六郎日朝。父仕評。唐末父子相繼為宜州刺史。即出遊至城西二十里。渴甚。馬跑

一穴寬二丈許。深不可測。有泉湧出。郡人號為蘇公窟。今水由地中行。有路可下。渴者經過取飲。終日不渴。龍江馬灘山崖上有飛筆留丹。蘇六郎遊此數字。大如輪。其父歿亦為神。郡人於城西祠。號為西府廟云。通志

趙觀文

二月八日。昭宗御武德殿。宣翰林學士陸扆。重試曲直不相入賦。詢于蜀蕘詩。考落九人。重放狀頭。趙觀文以下十有五人。勅趙觀文程晏。崔賞。封渭才藻優贍。義理昭然。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詞義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贍。盧鼎。黃滔。崔仁寶。沈松。王貞白。李龜禎。張賓。陳饒。韋希震。盧贍等十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宜躋異級。用振儒風。其趙觀文四人。并盧贍等十人。並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浦。李途。李光序。李樞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詞句稍下。宜付有司。許復再舉。其崔礪。杜承昭。鄭稼。蘇楷等四名。所試最下。蘇顗頗甚。不及格式。合無守業。敢竊科名。付有司落下。不許再入舉場。其崔疑爵秩已崇。委託殊重。依舊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可使持節合州諸軍事。合州刺史。

唐登科記

邵暉景德中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畧。景德三年七月壬戌。暉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上曰。祖宗開疆。若此廣大。謹守而已。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士。如有叛亂。不得不除爾。未幾。黎龍廷請入貢。四年七月乙亥。遣弟明昶入貢。辛巳。授以官爵。王應麟玉海

陳執中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以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明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為右正言。東軒筆錄

王舉

王舉咸平中知賓州。開古漏關路。鑿崖燒石。舊時人迹不到。由是可通車馬。一統志

馮京

宋天禧初。馮京將誕。其鄰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覺而京生。慶曆間。果登黃甲第一。京未殿試時。有一道士伏章良久。乃起人問其故。曰。至天門上章。通揭進士榜。因以歸遲。尋問榜上狀元何名。曰。馮京也。是年主司禁馬姓者應試。及揭曉。乃馮京也。蓋以馮字二點。移于京字之側。恐道士泄天機。故秘之耳。通志

鶴林玉器云。馮京父商云云。今俗傳奇本此。而邵氏聞見錄稱京之父。式為左侍禁。常取京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州軍府事。賜緋魚袋馮京。京後判荊南。其銜與父所題無異。一云還妻事。乃馮涓之父。從政羅大經誤以為馮京也。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嶠南瑣記

馮當世舉進士第二。第一人沈文通。時以文通貴胄。不宜先寒士。乃進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當時之抑貴胄而獎寒素若此。西事瑣記

馮京父馮商微時。與父燒炭於郡西北岸山。其父死。歸營棺反葬。蟻集土封屍成墓。後商生京。帶至楚江夏為商。京中三元。官至參知政事。號其山曰天門拜相山。又曰狀元山。其地形乃照天燭也。其光在頂。適葬於絕巘之巔。最為奇穴。廖金精題曰一山正。一山斜。狀元出在別人家。後京發于江夏。果奇驗。宋乾道元年。刺史李守柔建三元祠於郡學之左。前樹文明坊云。通志

程珦履歷

平南有暢窩。在城西二十里。二程夫子隨父來守。是邦讀書於此。方輿勝覽云。程珦皇祐間守龔州。二子隨侍。乃明道伊川也。今考程氏遺書。大中家傳。大中改大理寺。

丞。知虔州興國縣事。移知贛州。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

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為積善之報。

稽古錄。皇祐四年。智高陷邕州。

上谷郡。

君家傳云。大中程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

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午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公

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

大中由安南轉贛州。蓋在皇祐初年。南安尚在庾嶺之北。未可言嶺外。嶺外蓋指贛州也。觀道中病革。謂二子之言。則明道伊川侍行可知。

又南安志道

源書院記。周程三先生相授受以道。起於宋慶曆丁亥。相遇於南安。是時周元公為

南安軍司理。程大中公方以興國令來攝通判事。識元公於稠人中。遣二子純公顯

正公。願受學焉。又伊川年譜。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于春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

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以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按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至慶曆七年丁亥。明道方十六

歲。伊川方十五歲。皇祐元年己丑。明道方十八歲。伊川方十七歲。皇祐四年。明道方

二十一歲。伊川方二十歲。大中任贛州只二年。皇祐四年已出嶺在道。則移贛當是

元年。明道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且乞召對不報。又似大中在贛州之年。伊川方詣

闕下上書。未嘗隨侍。而方輿勝覽乃云。或者自龔州詣闕上書。乞召對。不報。後復之。龔州不然。上谷郡君云。在道病革。召醫視疾。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之事為不通矣。此大賢履曆之迹。故詳考而明辨之。以補年譜之缺云。通志

狄青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農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蔡條鐵園

山叢談

皇祐四年九月。內降手詔。付狄青。凡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為盜。但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為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認。給錢米贖之。其被焚劫。權免戶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

營葺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弊。不可用者。善治之。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丈臣副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李壽長
編下同

是時樞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宜容邕等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賓雷化鬱林義藤梧鬱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其三州並選武臣為安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支郡。若蠻人入寇。三路率支郡并力掩擊之。知桂州以兩制以上。仍帶經略安撫使。以統制三路鈐轄二員。迭戍於邕州。仍置走馬承受二員。季入奏事。益募澄海忠敢雄略等軍。以四千人屯邕州。二千人屯賓州。五百人屯貴州。廣西江南湖南。益以北兵。歲一替。給添支錢三百。給鞋錢千。荆湖南北廣東西路兵。二歲一替。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饋軍食。其城壁之制。當高二丈廣八尺。令本路轉運使判官提舉修築。官吏有能完城壁。廨宇營舍倉庫。及招復戶口者。計其功遷一官。其左右江巡檢及管界巡檢寨主。與指使一員兵三百人。常閱之。詔狄青詳酌。以為便。遂施行。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為先鋒。勇甚。為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兵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孫升談圖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斬之。至廣。責陳曙違節制。斬之。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馬。同上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嚮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沈括夢溪筆談

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必有大敗。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同上

平儂寇諸將